跟着古诗词游义乌

老龙争攫夜明珠

在绣湖无垠的静谧中,水波如沉睡的呼吸轻轻起伏。来到湖畔那片苍翠的松林间,那被千年风霜雕琢而成的虬枝正伸向天际,仿佛是被时光凝固成了墨色的雕塑。忽而,月华自云隙倾泻,将眼前这片空旷之地浸染成一片空明的银色。

多么宁静的夜晚!家居绣湖不远的龚永吉又一次来到了湖畔,独步于用鹅卵石铺就的松间小径,履尖踏碎露珠的清响,恍若叩响了自然的秘语。抬头间,却见一轮明月正栖于松梢之巅,如白玉盂般悬于龙鳞似的松枝上,随着风的节奏缓缓游移。随着光与影在叶隙流淌,不觉洒落了一地碎银,恍若天穹垂落的珠帘。

诗人不禁凝立,心魂被这刹那的辉光攫住:松枝如苍龙探爪欲攫明珠,而月华则似慈悲之手抚慰着尘虑。每有清风拂过,远湖水声哗然,由远及近层层拍打着堤岸;近处松枝托举明月,将月影倒映湖中,微波粼粼,似有露滴坠入镜面,吹皱了一池秋水,枝梢明月随之轻颤。天地在此刻交叠成了一首无字的诗。

凝望着湖面荡起的层层涟漪,倾听着松涛泛起的古老吟唱,素来居家好吟、淡然自适的龚永吉,对眼前夜色岂能无动于衷?只见他踱着方步,手捋白须,凝神之际,松影与月色悄然映于心湖,倏尔化作笔底波澜,无穷诗意如墨晕漾开,吟得《松梢落月》一诗。其诗云:“苍松偃蹇月如盂,光浸平湖趣自殊。风动树端何所疑,老龙争攫夜明珠。”

好一颗如盂般的“夜明珠”!“盂”,一种圆口的器皿。“偃蹇”,有高耸、屈曲之意。“浸”字化静为动,写月光如水般渗透湖中。“趣自殊”,景致趣味独特,不同寻常。“何所疑”,意为“何必疑惑?”或“岂需猜疑?”,暗示景象看似奇异却自然天成。“老龙”,比喻苍松的枝干如龙形,松树常被喻为龙鳞、虬龙。“攫”,指猛禽用爪捕取;“争攫”,即争夺抓取。“夜明珠”,指松梢间的明月皎洁如宝珠。

此诗以绣湖夜色为背景,呈现一片湖光松影、月夜静谧之美,展现古典诗歌“以小见大”的韵味:苍劲的古松枝干盘曲,天上一轮圆月宛如玉盂,悬于松梢之上。月光洒满了平静的湖面,光影交融,形成了一种幽邃清奇的天然意境。忽而起风了,见松梢摇动,林间光影摇曳,但此景却无需惊疑——原是那如老龙般的松枝,正奋力争夺那颗悬于枝头如夜明珠般的月亮呢!

孩子们在松间游戏

古松明月的深情对白

“松梢落月”是极具古典诗意的表达。它描绘了一幅月亮仿佛停留在松树枝头的静谧画面,追求的是一种意境美,充满了诗意和画面感。“落”字的含义也非常丰富,不仅指“下降、掉落”,“落”在这里更成了驻足、停留、悬于、栖息的意思。如果理解为“落下”,月亮似要掉了下来,画面虽有了冲击力和终结感,却破坏了整体的宁静和悬停的韵味。这犹如“鸟落枝头”,指的是鸟停在了树枝上;“月上柳梢头”,是指月亮升上了柳树的枝头,这个“上”字虽与“落”的方向相反,却都描绘了月亮与树梢相互交融的静态画面。

由此可见,当年对“绣湖八景”的定名,诸位县官及乡大夫也是别出心裁的,足见其用心之深。他们将月亮拟人化,仿佛在它走了一夜后,终于感到了疲倦,便轻轻地、温柔地停歇在了松树的枝头,与自然融为一体。这是一种动态过程中的静止瞬间,捕捉了在黎明破晓前月亮将隐未隐时的唯美景象。“松梢落月”生动地勾勒出这样一幅画面:夜将尽,天欲明,一轮皎洁的明月仿佛依恋着人间,静静地、温柔地栖息于松树枝头,清辉洒落,天地间呈现出一片宁静与安详。

松树是绣湖山水间的一抹苍翠主调,也是装点绣湖景观的主要构成。松树耐寒耐旱,不择地而生,又极易成活,根扎岩隙亦能长青,又常成片生长于山野水畔,在古时即为最常见的树种。在外形上,因其挺拔参天、枝干遒劲,风过处松涛如诉,别具一番清韵,故也常作为景观树来培植。在广袤九余里的绣湖之畔,便处处可见其苍劲挺拔的身影。尤其在俞公堤一带,更是成片栽植,远观之,郁郁葱葱,绿影接天。每至风过松涛、月照疏枝之时,景致清幽宜人。

“松梢落月”之所以能成为“绣湖八景”之一,也正因其融合了自然之壮美与人文之情趣。如果说皓月是“松梢落月”的主角,那伟岸遒劲的松枝便是承载其清辉的静谧舞台,是托举它轻盈栖止的沉默“臂膀”,二者交相辉映,共同演绎了这幕天地间的完美戏梦。松树的风姿也历来为文人墨客吟咏的对象。他们或漫步至此,驻足凝神,听松涛与晚风相和,似在应答诗人胸中涌动的平仄;或举盏邀吟,如聆天地清音,任月华浸透衣襟,将诗心涤荡得澄明如玉。一时间,竟分不清是林海托起了冰轮,还是清辉铸就了松林的魂魄。待松梢拢住明月,恰似墨痕勾勒出成林轮廓,恍若丹青妙手挥洒的孤本,教人浑然忘俗,只余一声长叹、半卷新词,随风散入苍茫暮色之中。

于是,一首首以“松梢落月”为主题的诗词吟咏不绝,珠玉纷呈,至今传颂。明朝义乌知县刘同留有《松梢落月》一诗,写得清辉满纸,逸兴遄飞,尤为称绝。其诗云:“矫矫苍虬百尺余,乘风上攫玉蟾蜍。夜阑树杪圆如镜,一似当年颔下珠。”

“矫矫”,形容松树的挺拔英武之态。“苍虬”,指苍老的虬龙,此处代指古松。古人常以虬龙比喻盘曲的松枝。“百尺余”,极言松树之高耸。“乘风”,借助风势。“攫”,抓取、争夺。“玉蟾蜍”,代指明月,传说月中有蟾蜍。“玉”,即玉色,形容月光皎洁。“夜阑”,指夜深时分。“树杪”,即树梢。“颔下珠”,意指颔下之珠,典出《庄子·列御寇》。传说骊龙颔下有宝珠,须潜入九重深渊,并待其睡时方能窃取。此处引申为极难获取的稀世珍宝。

该诗以瑰丽的想象和神奇的典故,将月下松梢之景升华为神话境界,既见自然之壮美,亦藏人文之深意。看,那高达百尺的松树,苍劲如虬龙,挺拔直指苍穹。松枝随风摇曳,如虬龙腾空而起,欲攫天之明月——那皎洁如玉的蟾光。夜深人静时,见一轮圆月正悬于松梢,如明镜般澄澈。这松梢的明月啊,不就是当年骊龙的颔下之珠,何等珍贵,又何等耀眼!

绣湖之畔的苍劲身影

从古县志刊载的“绣湖图”“学宫图”中可知,松树不仅在绣湖西侧的堤岸有成片种植,在绣湖书院、儒学四周都可见其苍劲的身影。据《崇祯义乌县志》记载:“夫国于天地,必首建学校,以为是贤士之关而教化之所从出也。”“文庙儒学,在县治西北一百九十步绣湖之滨,即绸(通‘稠’)州故址。”

书院又称精舍、书舍等,原为藏书和修书之地。唐末五代后,成了名师宿儒讲经授徒之所。明代时,书院设置的目的发生变化,少部分为学者治学场所,大多数则是地方官绅为举业而设。据《崇祯义乌县志》记载:“华川书舍者,乌伤王君子充(王祎,字子充)学文之所也。乌伤有大泽,为华川……今之所谓绣湖者,即其地也。”“绣湖书院,共楼堂、厢房十二间。俱废。”至清康熙五十四年(1715年),重修绣湖书院。乾隆四十二年(1777年),知县黄元炜捐建绣湖书院,位于县治西的绣湖俞公堤上,背山面水,凡四进,门栏九楹,左右书斋各十楹,讲堂五楹。

在古代书院、书舍与学宫的周边及庭院,松树常是精心栽植的树木。这一传统并非偶然,而是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寓意。松树四季常青,经冬不凋,在风霜中依然挺立,其姿态坚韧、生命力顽强,恰与儒家所倡导的“君子品格”相呼应——读书人当如松柏,坚守节操,不畏艰难,始终保持内心的正直与清高。此外,松树也常被视为“百木之长”,象征长寿与恒久,暗示学问与道德修养须持之以恒、历久弥新。每当风吹松枝,其声清肃,亦有助于营造静心治学的环境,使学子在清幽自然中涵养心性。因此,松树不仅是一种植物,更是一种文化符号,默默陪伴着一代代学子,成为教育场所中精神传统的无声见证。

古时沿绣湖而建的寺院周围,更是少不了松林的陪伴——青松与梵刹相倚,既掩映飞檐斗拱的庄严,又为禅境增添了一份孤高寂寥的幽深。松寺相伴,自古寓意深远:松耐岁寒,象征修行者坚韧不拔的品格;松风洗尘,暗合佛门清净无染的追求。当暮鼓晨钟穿过林梢,落日照松如镀金身,此刻人间草木便有了禅意。

明邑人吴之文写有《松梢落月》诗一首。其诗云:“苍苍松百尺,微月半天赊。散彩金穿户,流辉玉浸沙。气清和露坠,望远倚楼斜。皎洁无如此,休寻涧水涯。”诗中的“微月”即指弯月。“赊”,有遥远、稀疏之意。“散彩”,放射出光彩。“金”,比喻月光澄澈如金。“玉”,指月色温润如玉。“和露”,指露与月交融的景象。“楼斜”,或指栏槛斜倚,或指楼阁姿态。“休寻”,不必再去寻找。

此诗的意思是:苍翠的古松高耸百尺,一弯清光浅淡的微月遥挂于中天。月光散作碎金,悄然穿过了户牖;玉色的清辉流淌似水,无声地浸润着沙土。夜色清气氤氲,露珠则随月光悄然滴落。诗人倚栏远望,但觉天地一片澄明。如此皎洁之景实乃世间难寻,又何必再到溪涧水畔去寻觅已辉映此间的这如水月光呢?

此诗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月下松林的清绝之美,营造了高远清幽的意境,表达诗人对自然纯净之境的沉醉与知足。与同写“松月互动”、同用龙珠比喻的龚永吉诗、知县刘同诗相比,此诗更侧重对月华浸润天地静谧之美的描写,更显空灵超脱。龚永吉诗则侧重于“老龙争珠”的刹那趣味,刘同诗通过引入神话典故与动态想象,以“虬攫蟾蜍”到“骊珠映镜”完成叙事转折,由此增添文化厚度与哲理意味。

“松梢落月”的诗意表达

“明月松间照,清泉石上流。”古往今来,明月与青松宛若天地间最诗意的知己,总在寂静处交织出千般诗意。松涛为律,月色为韵,松梢明月一相逢,便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永恒对话,谱出一曲天地间的绝唱——王维在空山中听松问月,悟得禅机深浅;苏轼把酒问青天时,亦见松月作证下的旷达胸襟。

在文人笔下,绣湖的“松梢落月”自当别具神韵:有人谓其清冷如谪仙垂目,松影婆娑间浮起王维的禅意;有人却觉温润似故人相望,波光潋滟处恍见李白的孤影。当初升的月华自湖面流转而至,渐攀松梢而终被虬枝轻揽入怀——霎时间松影参差、水月交辉,风动影移之际,恍若琉璃世界碎又重圆。

此间湖月松风,岂止色相之美,更是亘古宁静对尘嚣的温柔驯服。昔日湖畔,亭台楼阁、宗祠牌坊,皆掩映于苍松垂柳之间。遥想绣湖之夜,松梢揽月,松声似壮士拔剑慨然,月华如隐者抚琴孤清。这般意象,早已超越了视觉之美,化作绣湖一座不朽的丰碑,绘出一卷清远出尘的画意。其境寥廓而幽深,自是引得文人驻足凝眸、挥毫咏叹。光与影、声与寂在此交织,宛如天地灵卷;诗心与自然于此相逢,成就千年审美传奇——让松风月色在翰墨间永恒,于湖光潋滟之中,生生不绝地萌发着诗与思。

松蕴长青之志,月怀千古之魂。在《康熙义乌县志》中,还载有邑人邵正所写的《松梢落月》诗一首。其诗曰:“树老千年饱雪霜,蟠枝低挂一轮光。明珠出海苍龙跃,宝镜悬空翠盖张。兔窟清秋毫可睹,鹤巢夜久梦何长。居人露坐观幽景,顿觉平生百虑忘。”

诗中的“蟠枝”,即盘曲的松枝。“明珠出海”,意指明月如明珠般从海面升起。“苍龙跃”,比喻松与月的动态交织,松枝如苍龙腾跃。“宝镜悬空”,指圆月如宝镜,高悬于夜空。“翠盖”,指松叶如华盖;“翠盖张”,即松冠如翠盖张开。“兔窟”,代指月宫,传说月宫中有玉兔。“毫可睹”,比喻月光皎洁,毫发可辨。“鹤巢”,意指鹤鸟巢宿松枝。“梦何长”,暗喻夜之静谧,人与自然共融。“居人”,指当地人,此处指诗人自己。“露坐”,露天而坐,沉浸于自然。“百虑忘”,意为忘却所有烦忧,升华至忘我的境界。

此诗以古松与明月交映之景为核心,融合了神话意象与自然观察,对仗工整,虚实相生,描绘了松月永恒之美对心灵的涤荡,营造出超逸清幽的意境,最终归于人心的宁静旷达,以至天人合一的超然心境。你看,这饱经风霜的千年古松,枝干盘曲而低垂,恰似悬托着一轮明月。这明月似明珠般跃出了海面,即有松枝若苍龙腾跃相迎。当月似宝镜高悬于天际时,松叶则如华盖舒展承辉,这是一幅多么瑰丽的景象啊!在朗朗明月中,玉兔之居清晰可辨;夜阑宁谧时,松间鹤鸟之巢久眠沉酣。诗人露坐于此观幽景,只觉心神澄澈,天地交辉,一生忧思尽释。

明月穿林,松韵悠长。在这个月穿松针、碎作银鳞之夜,于那些失意人的心头,或许就凝成了“松月寄寒愁”的一声长叹,而于逍遥客笔下,却化作了“一松一月一江湖”的洒脱。

与前三首《松梢落月》相比,邵正之诗意境更宏大、格局更辽阔,以千年雪霜、四海明珠等意象,直指心灵疗愈,而它们多聚焦局部趣味,或偏奇幻(龙争珠),或偏清雅(玉浸沙),或重典故(骊珠)等。

“一轮皓月似盘盂,倒挂松梢景最殊。影落平湖波面动,龙鳞蜿蜒伴明珠。”这又是一首写于绣湖的《松梢落月》之古诗,它以简净笔触勾勒出松月相映、湖波成鳞的静谧之景。天地同一景,百人百心肠——从千年古松到四海明月,从月宫神话到鹤鸟安巢,在物换星移间,唯有诗卷长存,将流转的光阴凝成了永恒的诗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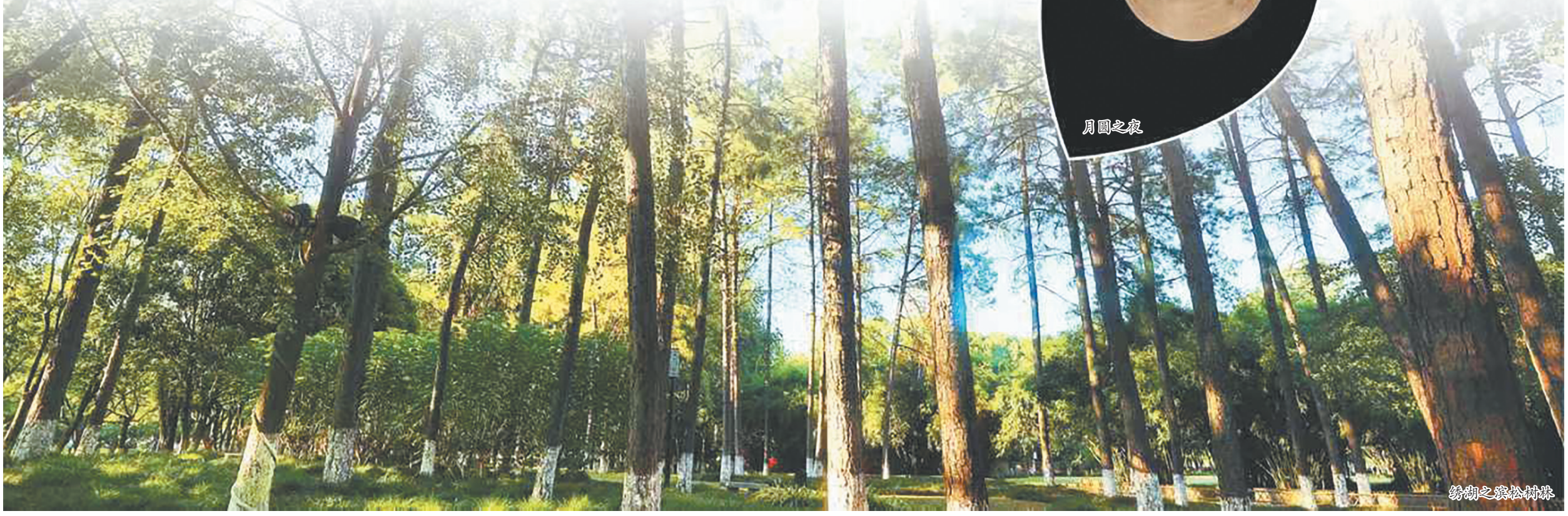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的绣湖公园,以江南园林的造园手法重现了明清时期的“绣湖八景”,并于绣湖一隅专门辟有布置得宜的松树景观区。人行其中,小径纵横,透景与障景相映成趣,巧妙营造出“松梢落月”的意境效果。时过境迁,此间的松林虽已无旧日茂密,绣湖亦不复有当年之万顷碧波,但在义乌人心中,绣湖永远是那面浸润乡愁的明镜,“松梢落月”也依然是那幅定格时光的诗画——它们早已镌刻进城市的记忆里,融入世代相传的血脉中。

全媒体记者 龚献明 文/摄

松梢落月

松涛阵阵

月圆之夜


绣湖之滨松树林